

天涯

馬 陽

長空文化社

洪天賜教授捐贈

天 涯

一

藍藍的天空飄着片片白雲。

藍藍的大海湧着滾滾波濤。

她趙小芳默默地站在岩石上，看着天空和大海：海水沖擊着岩岸，開出朵朵雪白的浪花。

記不起是那一排波濤從她眼前湧過去的時候，她的思潮也被掀動了。

四年前，這飛濺着浪花的海岸，這經歷了無數風雨的岩石，就已經在她的生命之頁寫下一首最美麗的詩。那個時候，她同樣是站在這塊岩石上，遙望天空和大海；可是，同她一起在這岩石上傾聽海浪的召喚的，還有一個健壯的青年人。

在這岩石上，她第一次用最親暱的語氣呼喚青年的名字——志鋒！

在這岩石上，她第一次感到生命的可貴！青春的幸福！

同樣是這樣明媚的陽光，這溫柔的海風；陽光吻着海水，青年戲弄着波濤，鑽進水裏像一條魚，浮出水面像一隻水禽。

她痛恨自己不會游泳，後悔自己小時候不該那樣害怕大海和江河！

他在大海裏，她在岩岸上。他用手勢和笑聲招呼她，她同樣高高地擺動着手，陽光照得她眯細眼睛笑！

幾十個同伴在海裏，可是，她瞧見的只有他啊！

他從海裏上來了，他披着一身晶瑩的水珠躍上岩石，坐在她身邊，他身上的海水弄濕了她的衣裙。

「小芳，我跟妳拍張照片好嗎？」他說。

「好呀，我就站在這裏！」她笑笑地站了起來。

他取了相機，給她取了一個鏡頭；背景是浩瀚的馬六甲海峽。

「我們兩人拍一張好嗎？」他說。

「你喜歡！」她紅着臉笑。

取了鏡頭，開了自動攝影器，便趕快走回來，他倆坐在一起，擠得那麼近；他髮上的海水珠子滴在她那含笑的臉頰上，她不揩抹，只懷着無限喜悅的心情等待着相機裏發出「的」一聲微音。

兩朵幸福的笑攝進鏡頭了，永遠留下了！

還是這樣坐着，大海在歌唱，他倆的心也在唱着相同的一首歌……

從茫茫的馬六甲海峽，飛來一對白鳥，一忽兒俯冲到波濤上，一忽兒又高飛上雲霄，那麼矯健，勇敢，雙雙掠着閃閃的陽光。

小芳驚喜地說道：

「志鋒，這是不是一對海鷗呀？」

沒有回答，她才驚慌地轉過頭，哪有志鋒呢？淚水落下來了！

孤零零的岩石上，站着孤零零的她！

海水依舊在岩岸開出朵朵雪白的浪花！

一個穿着游泳褲的青年從海灘走上來了，他有着黑黑的頭髮，粗粗的眉毛，閃爍的眼睛，開朗的臉龐，和健壯的身體，他名叫王泉，以前是同學，現在在大學裏又是同系。他書倒讀得不壞，而對於世事的看法却是十分朦朧的。過去就老是在小芳身邊轉，而小芳只把他看作是一個普通的同學。自從志鋒走後，小芳被他纏得更頭痛了，可是，胸懷廣濶和大方的她并沒做出什麼使他難堪的舉動。只是在他的面前三番四次地談起志鋒，但他似乎是一個厚臉皮不知羞的傢伙，他却不以爲然。

那是多麼可笑的事呀！

人家小芳早就將唯一的一顆心，獻給像海鷗一樣豪邁的志鋒了。她的意志將會告訴人們，就算他一輩子也不回來，一輩子也尋不着他，這最殘酷折磨，她也會承受一輩子的。

他王泉躍上岩，嘻嘻地笑道：

「一個人在這裏不寂寞嗎？」

她心裏早就討厭極了，但還是若無其事地：

「我從來就不寂寞，只有無聊的人，才會有這種感覺！」

「呵，這實在是一個很有詩意的地方，小芳，我們拍一張照片留念多好啊！」他彷彿是在朗誦一首詩呢！

她聽了心裏在笑，然後說：

「當一個人不興趣拍照的時候，拍出來的表情一定

笑壞人的，還是不拍來得好！」

他覺得有點尷尬了，但還是在她身邊坐下來，沉默了一會，才嘆着氣說：

「唉！四年了，爲什麼志鋒還不回來呀？」

小芳看着遠遠的天邊。

他又在自語地，傷心似地：

「我看他已經離開這島國，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小芳站了起來，不作聲。

他看一眼小芳，又說：

「無期的等待，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啊！」

小芳猛然回頭，那麼堅決地說：

「這裏是他的祖國，他是永遠不會離開的。他是你的同學，你不尊重我也得尊重他，你爲什麼要說這些話？」

她說完就走了，向海堤上的大樹下走去，大樹下有大羣青年人在嬉戲着，有舞蹈，有歌唱……

有兩位同學跑出來迎接她，一位是剪短髮的玉霞，一位是燙髮的秀羣。

玉霞對秀羣說：

「近來小芳的心情好像不很好！」

「這也是，志鋒離開已經四年了，最初還有信來，可是這三年來就不知道他的下落！」秀羣的聲音是帶幾分淒涼的。

「可是，照樣可以讀到他的作品，這次的發表『李松和莉娜』，不就是他一篇長詩改編的嗎？」

「小芳曾三番四次寫信給報紙雜誌，想打聽他的下落，可是，回信却說這人沒有留下地址！」

「真是好人多磨！」玉霞嘆了一聲。

「如果這是愛情，那麼，這愛情是值得讚美和歌頌的。四年雖不很長，但也不是短的日子呀；以後還要等上多少年？小芳能不能找到他？這真是一件不敢去想的事！」

玉霞拉了一下秀羣的手，說：

「她來了，不要再說了吧，讓她聽見會更難過的！」

」

於是，她們兩個笑嘻嘻地迎上去，雙雙拉住小芳的手，說道：

「我們在到處找妳呢！」

小芳也笑了笑，顯出幾分不能隱藏的憂悵，說道：

「很久沒有看見海了，我到那大石上去看看海！」

玉霞隨即說：

「我們回去吧，節目要開始了，他們都在等着我們呢！」

大夥兒都用最親切的話和笑聲迎接她，這確實使她沉悶的心輕鬆了不少。她含着笑坐下來，玉霞見她臉兒晒紅紅的，而且，鬢邊和頸間還流着汗珠子，於是，她便馬上去取一瓶汽水給她，然後又拿起一頂草帽向她身上不斷地搨着。

小芳却一手搶掉帽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野餐隊的主持人——石平同學走來笑着對她說道：

「妳一個人上哪兒去！我們都在四處找妳呢！」

幾乎所有同學們的眼光都投向她，所以弄得她只紅着臉，輕聲道：

「去看看大海！」

石平隨又走到中間，對圍坐在周圍的同伴們說道：

「……爲了慶祝文化節的遊藝晚會，我想大家都忙夠了吧！今天我們就痛痛快快地玩一天，讓大海的風浪把我們的緊張情緒，把我們的煩悶都沖洗掉……」

隨即他宣佈今天所玩的節目。

而當節目要開始時，他又說：

「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就是說，在每一次我們的團體活動裏面，都好像缺少了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四年來，始終還無法填補；譬如歌舞吧，沒有那手提琴的伴奏，誰都覺得失色，在學習和工作中，我們彷彿失去了一盞最亮的燈，我們都變得遲鈍了。……同學們，你们都還記得嗎？那拉手提琴的是誰呀？在學習和工作中，我們的模範又是誰呀？……我相信大家都記得，那就是我們的好同學——志鋒。」

過去那一幕激動的往事，又從大家的心湖裏泛起來了，大家都微微地低下了頭，悽傷地沉默着。石平輕輕地唉了一下，才說下去：

「志鋒離開我們已經四年了，現在我們都得不到他的消息，誰也不知道他在哪裏！有的同學說他已經離開了這裏，這些話我們不可能相信；從過去他的思想和工作的表現，我們就可以証明，在他的心胸裏只有這裏才

是他的祖國！……他不會離開他的祖國的，也不會離開我們。同學們，我們不就常常讀到他的詩篇嗎？我們前天晚上在紀念堂演出的歌劇『李松和莉娜』，不就是他一首長詩改編的嗎？而我們這次的演出成功，他不就是我們最有力的精神支柱嗎？……同學們，你們都贊成嗎？我們等一會請『李松和莉娜』的女主角趙小芳同學給我們唱那歌劇中最精彩的一段！」

同學們的眼光都射向趙小芳，她心裏一陣陣地酸痛，她拚命地忍住要掉下來的兩眶淚水。坐在她身邊的玉霞拉一下她的袖子，輕聲地說：「你打算唱嗎？」

她站了起來，很抱歉的對大家說道：

「很對不起，今天我不能唱，請大家原諒我！」

她蒼白的臉色，她痛苦的表情，她顫抖的語聲，使大家說不出一句強硬的話。有些熟知她跟志鋒的關係的同學，都在耳語着，說石平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提起這些事。

硬性子的石平，瞧瞧她，無可奈何地笑了笑：

「小芳同學既不能唱，我們也就不要勉強她了！」

玉霞又輕聲地對小芳說：

「明天你到聯邦去，是不是坐早車？」

「路很遠，我想坐七點半的車，恐怕到那邊也已經下午兩點多了！」她說。

「我們都會到火車站去！」

這一天，小芳的憂悵，使大家玩得不夠起勁似的。

二

鳴…鳴鳴……第一遍汽笛響了。

月台上的人羣開始蠕動，空氣是沉悶的。

「我不是小孩子，大家回去吧！」小芳對她那些年青的朋友們笑着說。顯然，她今天比昨天來得興奮哩！

這班青年人都是她的同學。他們說：

「小芳，可不要一上火車就把昨晚的話忘了！」

「不要空手回來呀，你知道的，這裏就有四條榴槿蟲呢！」

「山竹，紅毛丹也應帶一點！」

你一句，我一句，說得這位收斂了四年笑容的姑娘，也無可奈何地笑了笑。

這時候，玉霞也開了嘴，說道：

「你們就整天想吃，除了這就沒有什麼說啦！人家小芳要帶回比這些更寶貴的東西呢！」

有幾位却很快地答了嘴：

「怎樣？你也是搞文娛的，也應該下鄉才對！」

「是，爲你們多帶一些榴槿、山竹、紅毛丹！」玉霞也快嘴快舌地說。

又一次將大家引得笑起來。

玉霞又再說道：「好了，火車要開了，讓人家上車吧！」

就在這個時候，第二遍汽笛響起來了，銅鐵的輪子開始在軌道上滾動，小芳含着笑跳上車廂，找到了座位

就馬上探出頭來，在朝陽的照射，迷細着眼睛，朝向她的同學們，興奮地笑着，喊着，手在陽光裏揮動……

這一羣年青的送行人，也跟着火車跑起來，起初是慢步，後來是快跑；玉霞跑在最前頭，幾乎湊到小芳的窗邊，她大聲地喊道：

「一到那邊就給我寫信呀！」

「知道了，謝謝你們……」小芳也高聲說，並揮着手。

列車披着露水，閃着陽光，沖出了月台，彼此就再也望不見了。

三

同樣是四年了！不，快要五年了！

那個時候，志鋒還沒有離開；當學習和工作得很疲倦的時候，他倆就到紅燈碼頭，花三兩塊錢，租一艘小艇，划進大海裏，聽波浪的歡笑和歌唱，有時浪頭大，艇兒搖得很厲害；她記得，她最初怕得尖聲地喊叫起來，那時志鋒還笑她：「這小小的考驗，就經不起啦！」

他們有時也跑到皇家山上，坐在樹蔭下，遙望着遠方，傾吐着理想，沉迷於未來的光輝的幸福裏！……

她趙小芳這麼樣想着想着，忽然暴起的汽笛聲將她驚醒了！

一陣陣從南中國海吹來的海風，把她送上長堤。

新山海峽的波濤，閃鑠着朝陽的光芒，叫她幾乎張不開眼睛，好一會，她才瞧見遠岸的椰林在晨空下婆娑

着……

她依着車窗，讓海風吹拂那用綢帶紮成兩把的頭髮，也吹拂着她那顆年輕的心；幾年來的苦悶和憂悵，彷彿都消失了。

她真想一下就飛到內地去。可是，火車在站頭停下來，稅關人員翻查着每一個旅客的行李。小芳那簡單的行囊也給翻了好一會，那個巫籍的稅關人員檢起她的書本看了又看，但有幾本是中文書，大概他是看不懂，便轉頭叫來那位華籍的。那華籍的看了便說：

「妳是學生嗎？以後要留心，凡是大陸出版的書籍是不能帶進來的。這是水滸傳，香港版還可以。……」

火車開走時，小芳那悶着的心才輕鬆下來。

太陽西斜了，火車才在小芳要到的地方停下來。

她並不感到疲倦，她是含着微笑從車上下來的。

她一走出火車站的柵門，嬸嬸就在她不注意的時候，歡歡喜喜地走了過來，使她一時高興得說不成話。

堂弟妹擠在嬸嬸的身邊，直瞧着這不相識的大姑娘，有幾分畏羞，却又掩蓋不了內心的喜悅。

小芳那麼興奮地忙着把糖和玩具分給他們，大家正在高興當兒，忽然跑來一個女學生打扮的姑娘，她氣喘着，笑着說：

「芳姐，怎麼這樣久才來？」她有點埋怨般地說下去：「快五年了，每一次寫信叫妳都不來！」

小芳轉過臉來，驚喜說：

「呃！秀娟，妳也來啦！妳長得像嬸嬸一樣高了！」

很對不起你們，我不能來是因爲也像妳一樣忙於功課和家務……可是，我們常常通信，不就等於時時見面？」

秀娟禁不住內心的興奮，拉着小芳的手笑着說：

「要是妳不來，我很想趁這個假期到妳那邊玩玩呢！」

「你們放假了嗎？」

「明天放！」

「志强哥回來了沒有？」

「沒有。」

「聽說南大是放十天小假，他不回來也說不定！」

「我知道，他一定是忙着演戲！」秀娟說。

這時，秀娟媽也笑笑地說：

「妳也走來，學校沒上課嗎？」

「要放假了，還上什麼課呢？我知道芳姐是坐這輛火車，所以我就趕來了！」

她媽又說：

「好了，妳芳姐也夠累了，到家後再說吧！」

於是，大家離開了車站，孩子們歡躍着，向一輛停在大樹下的新穎汽車跑去；車邊悄悄地站着一個青年人，他穿一件白色棉運動衣，藍斜布長褲，膠鞋，頭髮厚敦敦的，好一個壯健的青年。看他那端莊肅靜的面容，似乎不很愛說話。他爲他們打開車門，挨大家都上車了，然後他才熟練地開動車子。

這時，秀娟媽冷冷地對開車的青年說：

「回家！」

青年瞥小芳一眼，又瞧瞧，像在想什麼，一時沒有回答。

秀娟却說：

「堅明，請在書店門前停下，我想要買點東西！」

「好的，麻煩妳給我買兩本稿紙，一本橫寫的，狗標水彩也買一盒……」青年說。

小芳的心被這青年的談吐和舉動所吸引住了。

車子再開的時候，不一會就奔進了一條伸展在膠林里的紅土路，路多彎但頗平坦，車子跑得頗安穩。斜陽輕撫着樹梢，晚風在林子里輕輕地唱着歌，空氣里流蕩着樹木和泥土的芬芳。小芳微倚着車窗，心里漾泛起從未有過的輕鬆和歡愉！

車子約莫走了五六哩路，便在一間相當寬濶而又粉刷得頗華麗的樓房門前停下來，屋前有一個小花園和一片草地，周圍百數碼遠的地方有估俚（工人）住的「公司」（長形屋子）五六幢，形成一個小村子，由茂密的膠林環繞着。

雖然隔別幾乎五年，但小芳還認得這就是叔叔的莊園了。

青年從車上走下來，去打開秀娟媽的車門，然後又打開小芳的車門，可是秀娟忙說：

「讓我自己來，那好意思！」

「沒關係！」青年笑笑說。

青年終於打開車門，小芳和青年微微地笑了笑，她臉紅了。覺得他不像是個陌生人。

青年立刻又去打開車箱拿小芳的行李，小芳走過去，說道：

「讓我自己來！」

「不要緊！」青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不，我自己來！」小芳堅持着自己動手。

秀娟也走過去，說道：

「堅明，你也瞧我們不起嗎？芳姐讓我來拿！」

秀娟媽正伴着孩子走上石階，突然回過頭來，見他們還在扯談，便說：

「堅明，去做你的工作吧，這裡用不着你了！小芳，妳快進來休息吧……秀娟，妳幫芳姐拿行李！」

青年去時對秀娟說：

「稿紙你先藏着，現在我要去載阿岡他們回來！」

秀娟點點頭，便伴着小芳走上了石階。小芳轉過頭來，正望見青年從車房里駛走那輛「吉普車」。

四

小芳跟着秀娟走進一間潔淨而佈置得相當華麗的客廳，她還沒有坐下來，嬸嬸就領着叔叔出來了。叔叔是一個高瘦的人，五十來歲，頭髮有點花白，不很健康，似乎是患病剛癒。他一看見多年不見的侄女——小芳，心里倒是十分興奮的，一邊坐下來一邊說：

「小芳，假期就在我這裡渡過吧！」他那有點蒼白的臉泛起了喜悅的紅暈，又繼續說下去：「五年前你來過一趟，那時你還是個不懂事的小女孩，現在却變成一個有學問的大姑娘啊……唉！可是一切都變得那麼快！

」他微嘆了一聲。

她小芳倒暗吃一驚，叔叔爲什麼跟五年前大不相同了；那時他多麼健壯呀，眼睛充滿光彩，臉色紅潤。可是現在怎麼樣；瘦削蒼白，有點咳嗽。然而，嬸嬸却相反，肥胖且傲蠻，她的臉又紅又圓，對於她的特徵，她小芳似乎到現在才發覺；嬸嬸雖然萬分熱誠地招待自己，但不難瞧出那雙細腫的眼總是滿藏着冰塊，因此，她對嬸嬸並不如五年前那樣感到親切了。

她也就在這快樂絞和着痛苦的情緒下掙扎了好一會，然後才回答叔叔的，她說：

「就算叔叔不留我，我也不願意走……而且，叔叔你太過讚我了！」

叔叔見她不坐下，忙說：

「傻孩子，坐下來才說，坐了整天火車還不累嗎？」然後他又對女兒說：「拿杯茶給你芳姐喝！」

可是，秀娟媽却一邊說一邊往里走：

「你還是陪着芳姐吧！」

秀娟只得陪着小芳坐下來。

大家寒暄了一會，叔叔便向小芳打聽了很多關於自己哥哥的近況，小芳一點也沒有隱瞞。在叔叔的哎嘆中，她也露出了內心的哀傷和疲乏了。

「去休息一會就沖涼吃飯！」叔叔說。

在一邊站着的嬸嬸也很熱情地說：

「秀娟，陪芳姐到你房里去！」

秀娟的房子在樓上，晚風輕輕地吹着，窗外膠林沙

沙地響，夕陽在葉子上塗上金紅的色彩。從窗口望出去有條小河，一條平坦的紅土路從橋那邊伸過來。窗下是小花園，紅艷的藤花爬到窗邊來，嫩嫩的葉子在晚風中戲弄着窗簾。

小芳頗喜歡這間房子，陽光充足，空氣新鮮，而且秀娟也很會佈置，不是奢侈華麗，而是樸素實用。在白粉的牆上，掛着幾幅水彩畫和油畫，和一幀放大的少女的照片——那是秀娟自己的玉照，她笑得多甜，像一朵初開的玫瑰。窗簾是淺綠色的，在左邊的窗下，放一張書桌，桌上很有條理地排列着書本，字典和文具。在桌右邊的牆上吊着一粒籃球和羽球拍之類的運動用品。靠牆角處有兩雙球鞋。書桌的對面是床舖，床頭堆着幾本書，床的另一邊，衣架上吊着運動衣服和裙子，要是沒有那幀照片和裙子，真不像是一個少女的閨房呢！

小芳環視一趟之後，便含笑地坐在床上，說道：

「佈置得真好！」

秀娟在書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來，笑笑地答：

「好？媽還說沒有一個女孩子的房子是這樣的！」

小芳又忽然在床頭處檢起一本書，禁不住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語地說：「山地短曲」，隨即又對秀娟說：

「你覺得這本詩集怎樣？這地方也能買得到這本書嗎？」

「那是哥哥帶回來的。我很喜歡那情感的真誠和濃郁的泥土氣息！里邊有一首我記得是這樣的——」

她誦道：

當紅毛丹成熟的時候，
整個山坡都紅了！
當榴槤落地的時候，
整個山谷都香了！
當我們的愛情成熟的時候，
妳說怎麼樣呢？

誦畢，她微微地紅了臉，笑道：

「你覺得怎樣？」

小芳笑道：

「我也喜歡這些充滿青春光彩的短詩，我也記得其中有一首是這樣的——」

她誦道：

在河灘上，
消磨了我的童年。
我的少年
却消失在山地里！
我要把我的青年
熔在霞光中！

「芳姐，你不是將整本都背熟了嗎？」

「我沒有背，我喜歡它，我讀了幾次就記得了！」
她輕輕地翻着那本詩集，然後又說：「聽說這位詩人就是一個生長在山地里的青年。」

「你可知道他的情況？」秀娟顯得很感興趣地問。
這位年輕的詩作者——丁陽，就是志鋒。這本「山

地短曲」還是四年前出版的。那時候他是一個學生，還沒有離開大家。小芳用低沉的聲音，對自己的堂妹秀娟講出了這位青年的遭遇，可沒有表露他們之間的關係。

這時候，秀娟似乎更關切地問：

「現在還是得不到他的消息？」

小芳搖了搖頭，有點淒傷地說：

「沒有！」

「前幾天在維多利亞紀念堂演出的歌劇，是不是他的長詩『李松和莉娜』改編的？」

「是！」小芳的心顯得無邊地沉重。

「報紙上也刊登了它的劇照和評介的文章，只是我沒有機會去觀賞，演出的效果不壞吧！××日報上也刊出了一篇特寫，對於女主角的演技大加讚美和鼓勵……芳姐，三晚妳都去看嗎？」

本來小芳就是這位女主角，只是她秀娟不曉得罷了。她又怎會曉得呢？她換了名，「趙小芳」寫作「趙雪萍」，因為，她怕父親知道而不允許她演出；她父親是極反對她參加什麼團體活動的。就連她那在南大求學的堂哥——志强，他也還是在演出那晚上才曉得「趙雪萍」就是自己的堂妹；那晚南大的同學負責話劇演出，在後台碰面談起來才知道個中底細，志强笑着說：「要是妳化了裝，我還不知道妳就是莉娜呢（莉娜為劇中女主角）！妳連我也瞞住啦！」小芳笑笑地答道：「那是迫不得已的，很對不起！」他們彼此都趕着要化裝了，沒時間再談下去。志强走時笑說：「祝妳演出成功，把詩

的愛和恨更充分地供給人民！」

小芳知道堂哥志强還沒有告訴秀娟，便微紅着臉，含笑地說：

「都有去看，大概是由于年紀輕和生活體驗不夠，演女主角莉娜的演員雖被觀眾讚賞，但在很多地方她還是做得不夠的……她是個在城裏長大的女孩子，從未到過甘榜，對於鄉下人的生活一點也談不上了解，因此，也就無法充分地表達主角莉娜的情感。所以真正說起來，她演得不成功……」

「生活是藝術的源泉。芳姐，妳說得對。我們的李老師也對我們說過：一切藝術；離開人民便成為僵屍；」

生活經驗的貧乏，使小芳不禁紅起臉來。她不想在這方面再說下去。但那壁上的油畫又吸引了她，她掠一下額上的頭髮，說：

「這幅畫是誰畫的？這不是妳的家嗎？」

秀娟笑笑說：

「是呀！誰畫的？妳猜猜看。」

小芳便輕輕地念書畫上的署名——「陽戈」，呆了一會，她說：「猜不出！」

「很容易猜的！」秀娟的眸子光溜溜地瞧着她。她想了想又說道：「志强哥！」

「不是。」秀娟含笑搖頭。

「你的老師或者是同學？」

「是我的老師，可不是學校裏的老師！」

「爲什麼妳總是神神秘秘的？我不要猜了！」小芳裝出有點生氣的樣子。

「好罷，我告訴妳，他是我的 Bahasa Kebangsaan（國文）老師，最近他見過妳呢！」秀娟盯住小芳笑

。

「他見過我？」她出神地瞧着那畫。

「唔，就是最近……這樣都猜不出？」

小芳的腦子裏滾了幾滾便半信半疑地說：

「難道是駕車的那個青年人？」

「這不是猜着了嗎？他的國文學得很好呢！晚上他教工友讀，我也是他的學生，最笨的學生！」秀娟顯得很高興地。

小芳不自禁的站了起來，慢慢走近那幅畫，彷彿她被吸引住了，她目不轉睛地看着。那幅油畫畫的是：在一片遼闊的芭野上，山坡微微地起伏着，橡膠苗被輕風吹拂着，如此的新生命是數不完的那麼多，一行行地，由這個山坡蔓延到那個山坡，一直到望不見的天邊。而在另一邊，爲了讓新的更快更好地生長，因此那些年老而腐朽的橡膠樹正在剷除拋棄；年輕的拖拉機手，在藍天底下，讓炎陽煎熬，駕着拖拉機奔馳在祖國的土地上，犁翻了古舊而發霉的泥土。拖拉機手是豪邁的，健朗的，看他那光彩的臉孔和嘴角的笑影，不難想到他是多麼想犁遍祖國每一寸陳腐的土地。

秀娟也站了起來，含笑地走近小芳的身邊說：「這年青的拖拉機手就是他自己！」

「這是什麼地方？多麼美麗呀！」小芳高興地。

「這就是我們祖國的一部份土地，我不是詩人也忍不住要爲她歌唱呢！」

小芳忍不住那發自內心的微笑，再走近一步說：「你看他，他真是生活海洋裏的勇敢的舵手，娟妹，妳喜歡這樣豪邁的生活嗎？」

秀娟流露出堅決而高傲的目光說：

「就是爲了這，媽媽罵過我呢，爸爸也說那有這樣橫蠻的女孩子，可是我不管，我要跟他學駕拖拉機，剛學了兩天車就壞了。真倒霉，……可是，芳姐，真辛苦呵！我差點給太陽晒焦了，沖涼的時候皮膚疼得要命……不過，當妳想起駕着拖拉機馳騁的那種光景，又會使妳什麼痛苦都忘記了……等車修理好之後，我還要去學，在這個假期裏我要學會它，芳姐，妳也來跟我一起學……呵，我忘了告訴妳，」秀娟指着那畫說：「那就是翻種芭，我們的園口差不多已翻種一半了，這幅畫就是描畫他自己在芭場上工作的情景……」

小芳高興地說：

「他願意教我嗎？」

「只怕妳沒膽量學！」

拖拉機的聲音從路的那邊傳來，秀娟突然走到窗前去，半晌又走回來，說道：

「車修理好了，妳看，他回來了！」

兩人又走到窗前，果然見到一個青年駕着拖拉機從紅土路馳過，轉進房屋右邊那個車房去。

青年從車房裏出來了，不錯，他正是李堅明，秀娟家裏的「估俚」——一個奇怪的青年人。他跨着敏捷的脚步向那輛稍後到的「吉普車」走去。車上走下成十個滿身汗污的工人，他跟他們笑談了一會，自己才將「吉普車」駕入車房去，然後跟着工人們走開。

等他的身影消失在那些「估俚厝」時，她小芳便笑笑地在心裏想道：

「他實在不是一個平凡的青年，這青年很像他……」
一會，她就對秀娟說：

「他真個肯教我嗎？」

秀娟拉起小芳一隻手，一派天真而高興地：

「只要妳敢學，他一定肯的。……呵，芳姐，妳要學國文嗎？妳的國文學得很好吧？今晚他有教，妳要去聽不？」

這時，傭人——黃媽走了進來，打斷他們的話，黃媽對小芳說：

「請小姐冲凉，快要吃晚飯了！」

「好的，謝謝妳！」小芳說。

「黃媽，妳以後不要叫她小姐，她不喜歡的，妳叫她『小芳』好了！」秀娟說。

「阿嬪，妳就叫我的名吧！」小芳也笑笑地說。

黃媽見着這兩個姑娘，心裏也怪高興的，她說：

「想不到妳們兩個都是怪丫頭！」

秀娟又笑着說：

「黃媽，人家小芳明天也跟我去犁芭啦！」

這時，黃媽已高興得閉不上嘴巴了！

「我已經一大把年紀了，也走過不少地方，就沒有看過像妳們這樣的小姐，……打球，爬山，還要學駛犁土車（拖拉機），百家車！……」

「以後我們還要駕駛飛機，駛火箭，飛到月亮上面去，把嫦娥載回來……黃媽，妳要去嗎？我們可以免費載妳去天宮吃風！……」

把黃媽和小芳都弄得笑了好一陣，然後黃媽才喘着氣說：

「好了，好了，你不要把大砲車得太遠了，讓人家小芳去冲凉吧！…到妳會駛飛機駛火箭，我這把老骨頭早就化灰了！你去騙祥仔（秀娟最小的弟弟）好了！」

黃媽又對小芳說：

「小芳，妳去冲凉吧，他們都在等妳吃飯呢！」

「黃媽，妳先去吧，我會照料她的！」秀娟說。

「誰要妳照料，我還是小孩子嗎？黃媽，妳先去，我就來！」小芳一邊說一邊去自己的行李箱裏拿毛巾和要換的衣服。

黃媽笑笑地出去了。秀娟也蹦跳着去拿毛巾和衣服。小芳不等她就先出去，她轉頭看見便說：

「你懂得冲凉房在什麼地方？慢點，還是要我照料的！」

小芳轉頭生氣地，却又好笑地：

「又說今晚要讀國文，還不快點冲了凉好去吃飯……嘴巴這樣利，做起事來就這麼鈍的！」

秀娟見催得急，便急急忙忙拖了毛巾和衣服就走，可是一走到樓梯口，小芳便指着她的腳說：

「妳的拖鞋呢？……還說要照料我！」

秀娟可把臉兒急紅了，無可奈何地倒回房裏拿拖鞋去……

五

天上有星星閃爍，月亮也升起了，遠遠掛在林子的梢頭。

晚風吹得膠林沙沙地響。

熱帶的夜鳴蟲，太陽一落山，就奏起尖銳的、短促的調子。

從那間燈火明亮的樓房裏，走出一雙姑娘，她們嬉笑着走下石階，出了花間草地的小路，便沿着紅土路向估俚厝那兒走去，踏着月光樹影，風兒拂動她們的頭髮，裙子。

在平時，這是一間供工友休息或作其他娛樂用的房子。是一間普通的木板房，裏邊像一個廳子，頗寬濶，裡邊有幾張方桌，和一些條櫈，桌上有三兩份報紙。板壁上掛一只用紙皮板造的黑板。現在，方桌被拚合在一起，成一張長桌，條櫈則擺在桌的四週，大光燈照得滿屋通明；條櫈上坐滿了人，有男有女，多是青年人，也有幾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他們的面前都鋪着書本和簿子，而且，此刻大家都忙着抄寫呢！

這時，在黑板上寫東西的那個青年人忽然轉過臉來，說道：

「請大家先放下筆，讓我讀一遍才抄！」

於是大家都放下筆，很注意地聽他讀——

Malaya ada-lah negara kita.

（馬來亞是我們的國家。）

Hormati-lah Tanahair Kita.

（我們効忠祖國。）

Tionghoa, Melayu, India tiga Kaum itu Saperti tiga adik-beradik.

（華、巫、印三大民族就像三兄弟。）

Mesti-lah persatupadukan demikian-lah negara akan menjadi Kaya dan makmor.

（必須團結，國家才會富強繁榮。）

黑板上并沒註有華文，他讀完便說：

「請大家把它翻譯成華文，現在大家可以開始做……昨晚學的有什麼不懂的地方？也可以問！」

當青年一眼觸着門口時，他不禁呆住了，好一會他才走過去，笑着說：

「怎麼，妳們來很久了嗎？請進來坐吧！」

悄悄站在門口的小芳和秀娟，顯得很高興。小芳更特別注意那青年，忘了說話。秀娟開口說：

「那好意思打擾他們，我們還是在這裏站好！」

「不要緊的，進來吧！」接着他有點不好意思地對小芳說：「趙小姐，進裏面坐吧！」

小芳驚了一下，忙說：

「呵，謝謝你，李先生，我們自己會！」

她們走進來了，房子裏的人都那麼驚奇地注視着他們三人；那青年——李堅明走到黑板前，見這般情景，便說：

「請大家安靜下來，現在有一位新朋友到來，大家都看見了吧，現在我來介紹好嗎？」

於是，大家嘩然道：

「好，快說！」

他笑了笑便說：

「她是秀娟的堂姐，她今天才從新加坡從到這裏來的……」

於是，大家喜上眉梢，交頭接耳地議論着，弄得小芳臉都紅起來了。有幾位女的建議：

「請趙小姐是新加坡來的，一定很會唱歌，請唱支歌給我們聽聽！」

小芳只得紅着臉站起來，說道：

「對不起，我不會唱歌的！」

接着，大家又異口同聲地：

「哪裏？不唱才瞧不起我們呢！」

這時，秀娟也在旁拍着手說：

「妳就唱一首吧，不好叫大家失望」

小芳眼見推辭不得，便稍稍站起來，笑笑地紅着臉說：

「好，我就唱一首民歌，唱得不好大家不要見笑！」

於是，大家靜了下來。很靜，只有大光燈的沙沙響，和人們喜悅的笑影和目光在蕩漾。

當那輕快、活潑的歌聲飛起的時候，人們的臉更光彩，目光更煥發啦！

而當歌聲停下時，房子裏便爆起如雷的掌聲和歡呼聲。等到掌聲和話聲稍爲停歇時，李堅明便說：

「這樣的歌大家覺得好聽嗎？」

大家忙着答道：

「很好聽！」

其中幾位女的便又問道：

「這首歌叫什麼名字呀？」她們用飢渴的目光瞧着青年。

「這首歌叫『百靈鳥，妳這美妙的歌手』，是一首外國民間的歌曲！」青年說。

每天都在生活的泥坑掙扎、搏鬥的人，他們比誰都更需要歌聲、笑聲！所以，他們便先後興奮地說：

「趙小姐能教我們唱嗎？」

小芳的臉尚有紅暈，她慚愧地說：

「我這麼糟糕，怎好教你們呢？」

大家又嘩然地說：

「趙小姐太客氣了！」

堅明則提高嗓子說：

「好了，不要再嘈了！人家今天才到這裏來，坐了一天的火車，累得很呢！就算人家肯教，也得讓人家休息休息再說……歌已經聽過了，現在開始學習吧！」

於是，這小廳子又恢復了寂靜、嚴肅的氣氛。

他笑笑地走過來，小芳瞧瞧那青年，判斷地對自己說：「是他！」接着又想道：「難道他不認識我嗎？把我當作陌生人一樣？……不會的，他一定認出是我。也許，環境不許他把我當熟人……」小芳在想着時，那青年已走近他們，對秀娟說：

「以前學的全都會了嗎？」

秀娟嬌羞地笑了笑，說：

「都會了！」

他又對小芳說：

「趙小姐，妳的國文學得很好吧？」

「不，我們今年才開始學習呢！」臉上禁不住泛起一陣赤熱。

窗門外忽然傳來幾陣狗吠，使青年略為驚了一下，他細心地聽了一會，才說：

「他們差不多已學了年半了，我來不久就教他們的，他們都很用功！」

「他們都學得很好吧！」小芳說。

「不壞，有些進步很快。白天又要幹辛苦的工作，我真欽敬他們的學習精神！」他的話深刻地印在她的心裏。

秀娟做完了習題，放下筆，抬起頭對他說道：

「堅明，明天要學芭嗎？打算幾點去？」

堅明瞧着她，像哥哥對妹妹一樣慈愛地笑笑說：

「明天我試車，不能教妳，後天學也不遲！」

「也好，……她（小芳）也要學呢，她說不知道你肯不肯教她，我說你一定肯的。」她說得那樣興奮而又天真。

他看了看小芳，然後對秀娟說。

「好的！」

這時，壁上那隻舊鐘打了九下。他走到黑板邊，說道：

「今晚我們就學到這裏，大家記得明晚帶測驗簿子來！」

他們可沒有馬上回去，尤其那些女工友，她們圍着小芳，要她教唱歌跟舞蹈，那說不清的熱情的話，和渴求的眼光，使她不能不答應她們的要求。

那晚，小芳雖然疲倦，睡在床上閉不上眼睛。

「秀娟！」

「妳也沒睡？芳姐，堅明好像在注意妳。」

「是嗎？他好像很面熟！」

「以前妳見過他吧？」秀娟也同樣興奮得睡不着，她也轉過臉來，兩雙喜悅的目光交纏在一起。

這時，小芳又呆望着天花板，她要証實是不是他，也要知道他在這裏的生活，於是，含笑地：

「他對音樂好像很有研究。」

秀娟也若有所思地，臉上泛起一絲紅暈，含笑地：

「而且，他對話劇的認識也不壞，上次我們學校裏舉行遊藝晚會，我得到他很多指導呢！」

可是，秀娟的話被一陣手提琴的旋律打斷了。小芳顯得有點驚異地：

「是誰拉小提琴呀？拉得這麼好！」

秀娟微笑地，彷彿醉一般地：

「就是他，他常常在月明的晚上拉的！」

小芳爬起來，悄悄地走到窗前。秀娟也爬起來，也含着笑走到窗前。

琴聲在月光下，晚風中蕩漾着；聽着，會使妳馬上想起那被風兒吹動的，湖水的線線波紋，和湖岸上的樹偶然掉下來幾片落葉，而打在水上聲音。……

小芳推開了那扇不會推開的窗門，然後對秀娟說：

「他好像是在拉馬思聰的『思鄉曲』！」

「我覺得這曲子太傷感了一點！」秀娟說。

「他常拉這首曲子嗎？」小芳的話輕輕地。

「他通常是拉這首……我不很喜歡這樣的曲子！芳姐，妳呢？」

「我……」她沒作答，只淡淡地笑了笑，又沉浸在琴聲裏了。而且，她在想道——

「每一個月明的晚上，他就拉起這支曲子……因為他也有着一段像這曲子的作者一樣的遭遇？有家回不得，一個逃亡者……」

六

今晚堅明也給一個問題纏住了，尤其是當他聽了那「百靈鳥」的歌聲後。

他回到住處後，便第一次那樣喜悅地去沖了個涼。然後，坐下來提起筆繼續寫他那首尚未完成的，名為「呵，祖國！」的長篇朗誦詩。

窗外射進來的月光星光，撫着他那含笑的臉孔，他的蘊藏着智慧的光波的眼睛，禁不住向窗外望了望；藍藍的天空，閃閃的星星，圓圓的月亮……

於是，靈感來了，詩人歌唱了——用他那搖撼着人心的筆：

「呵，祖國！

讓我們用整個心，整個靈魂

為你唱一支頌讚的歌！

你那壯偉的山呀

你那秀麗的水

壯麗的山川映着星星、月亮、太陽

呵，祖國！

你使我們感到

驕傲、自豪

.....

.....」

詩人輕輕地放下筆，在星光月光下豪邁地微笑着。
這是一節雄渾的歌啊！

他又向窗外望了望；藍藍的天空，閃閃的星星，圓圓的月亮……

他若有所思地呆住了，慢慢地收起臉上的笑影。然後，又稍稍地去取「小提琴」，走近敞開着的窗前，面對着星光月光；怎樣啦？他的心又隱隱地浮起了哀愁！

第一聲小提琴的音响，就割破了這山地的寧靜的夜；那麼尖，那麼高，忽而又來一個急轉，又變得那麼低，那麼沉……誰聽了心里都會隱隱發酸，隱隱作痛。

那是馬思聰的「思鄉曲」啊！

他的手指在顫抖着，心在顫抖着，琴聲在顫抖着；他的眼睛紅了，有晶晶的淚光在閃。

他要把憂愁和煩惱全都發洩在這琴聲里，也就在這個時候，才會減輕思鄉的苦悶。他有家，家里有父母弟妹，有親如手足的同伴，而在同伴們中更有一位特別關心，和愛護自己的人。今晚使他第一次覺得似乎和她見了面，因為，當他一眼瞧見小芳時，他就覺得她那烏溜溜的眼睛、豐滿的臉龐，和在笑時就出現在臉上的兩只酒窩窩，黑黑的頭髮，和歌聲，這一切都那麼跟她相像，他心里曾經這樣地說過：

「真的是她嗎？」

他離開自己的家鄉，整整四年了！這島國雖沒有十萬八千哩那樣遼闊，而家却在南方，彼此只能在心里、夢里呼喚。

四年來，不曾回去一次，難道他那樣殘忍要父母望穿眼睛，流乾眼淚嗎？而她小芳——那個世界上最關懷

他的姑娘，每天都在爲她担心和想念呢，難道他也那樣忍心地讓她受折磨嗎？不，要是你不相信，他會向你說一千萬次的「不願意」。

他是多麼想回去呀！可是他不可能回去，這怎麼辦呢？唯有在想到不能再忍受的時候，就在心里悲憤地哭，就滲出幾滴淚水。

他就懷着這樣的心情，和這個死也不動搖的信仰和理想，他走過城鎮鄉村，幾乎跑遍了整個苦難的國土，現在又落在這個北方的，一個「小莊園」。

他曾給家里寫過三封信，第一封收到，第二三封失了。他也給同伴們寫過幾封信，第一封收到，第二封也收到，但以後就一直沒有收到了！於是，他在提醒自己不可以再寫信了。就這樣失去了聯絡，失去了一切親人的消息；可是，他的名字始終都在國土上飛，人們傳誦着他的詩句，都感染了他的心的跳動。

在這如浮萍般漂流的生活里，伴他渡過孤苦日子的，最親切的就該是這把小提琴了；它會爲他傾訴他的心思！

他在奏着，他的眼睛里閃着淚光！

可是，他不知道在那林子邊的，微微地亮着火光的窗口邊，正有兩個姑娘都醉在他的琴聲里呢！

突然爆起的猛烈的狗吠聲，使他驚醒，使他馬上停止拉奏「小提琴」。

歡樂的情緒失了；空氣中迴盪着思鄉曲的憂傷，他心中突然有了異樣的感覺。小剛稍稍地走進來，交給他

一張字條，他看了，燒掉。立刻在小剛的幫忙下匆匆的收拾東西。除了「小提琴」和衣服必須帶走外，在皮匣里也塞了幾本應留在身邊的書籍和簿子，其餘的書本和畫幅則交代小剛，暫時留在房里，讓秀娟保管。

他坐下來，匆匆地寫了一封信，交給「小剛」，說道：

「我走後，請你交給秀娟！」

在他要走時，最後一次望望自己住了一年多的房間，是那麽依戀，那麽親切……

一切都是那麽寂靜，誰都不會想到發生什麼事情。

車的輪子在飛快地轉，堅明的心一直在說：「再見，同伴們！」

半小時後，他們終於到了那個孤寂的小火車站。一年半前，他來時在這裡下車，一年半後的今天，他去時又在這裡上車，沒有人會想到的。

他們坐在小小的候車室里，堅明對小剛說了很多鼓勵和安慰的話。一路來堅明就把小剛看作是自己的親弟弟；他今年才十八歲，個子不高不矮，長得蠻結實的。

隱隱地可聽見火車的聲音了，堅明緩緩地站了起來，小剛也痛苦地跟着，提着行李走出了候車室。

看見火車頭吐了。小剛抖着口唇，含着淚說：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會面呢？」

「別難過，總有一天！」堅明嘴角裂開一朵淒然的笑。

「哪一天？」第一滴眼淚滾下來了。

「當我們的祖國開放美麗花朵的那一天！」他的粗大的手扶着小剛的肩膀。

「那要多久呢？」一串淚珠落下來了。

火車駛進了小月台，停了。

堅明上了火車，從車廂探出頭來，含淚地：

「不會很久！」

就這樣，他們離別了。

烈車的聲響已經沉沒在遠方，小剛的眼淚還沒有止呢！

七

這時，小芳在給同伴們寫信，這麼多年來顯然今天她的心情是最快活的了，她的心彷彿已經尋獲了失去多年的「東西」；她還記得很清楚，就在四年前，那一段的日子里，只一夜間，同伴們就飛散了；她最尊敬和愛慕的人——陳志鋒，他也在那個夜晚突然走了，只留下一封這樣的信——

小芳：

當妳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匍匐在一輛奔馳在黑夜裏的，祖國的列車的車廂裏了！

這樣的別離，妳會感到太突然和難過嗎？雖然，我老早已經預見了今夜的遭遇，而妳和同伴們也服貼於我性格的強烈，然而，這次我却紅了眼睛，和生起一種依依之情。在我寫這封信時，火水燈的火焰在不安地閃着，正如我的心一樣，空氣是緊張

的，冒着風雨，同伴們匆匆來又匆匆走了。我明知今晚妳是不來的，但我却無故地在焦急地等待着妳，直到我離開的時間到了，還不見妳特殊的敲門聲和脚步聲，我只得走了，而我會把信交代隔壁的小林轉給妳。我第一次輕輕地嘆了一聲！

芳，我們彷彿剛剛嘗到半滴「幸福」之蜜，我們也剛剛傾吐了一半世界上最「美麗」的話，而我們向前的脚步也正欲加快速度，生命正開始發亮的時候，我們就分開了！什麼時候再能在一起呢？妳剛留起的辮子，我還沒有看過呢，妳臉上的幸福的微笑，我還沒看個夠呀！那一半世界上最美麗的話，就這樣帶着走嗎？我真想去找妳說了才走！

可是，一向被同伴們叫做「石頭」的老王進來了，他也顯得有點緊張和不安，見我在給妳寫信，他便笑笑地說：「戰鬥的時候，愛情當得子彈嗎？」我沒有回答他，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有許多話要跟妳說，而時間又比平時走得快，我應該在走之前將要對妳說的話都寫在信上。老王走時，又說道：「快點寫吧，九點半我來，我們坐十點的車……」

芳，我們的愛情就到此爲止嗎？不，一萬個不，妳一定也有這樣的感覺吧！我此去，我們也許會隔上千山萬水，但我相信我們的情誼就像黎明的天邊，越來越鮮艷和光采，妳不是說過那樣的一句話嗎：「我們的心永遠連在一起。」讀了這封信，妳一定會爲一時的激動而流淚，痛苦幾個白天幾個晚

上，妳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除了在此寫上幾句最笨拙的慰語，我又能說些什麼呢？已經沒有時間讓我握着妳的手說「只要我們走在同一的路上，總有相聚的時候！」我想掏出手絹抹掉妳眼角邊的淚，也已經來不及了！

芳，我親愛的，我第一次這樣稱呼妳，恨我嗎？在離別時我才說出我久藏在心裏的話。忍受着更大的折磨吧，經得起考驗的生命將會更光輝燦爛；縱然我們將來見面的日子，比我們想像的更長久，更艱難，但也得要堅信着；衆人沒有幸福，我們沒有幸福。

還有十分鐘，我就離開了，這以後，我將會有一個時期覺得寂寞和空虛；然而，我相信和精神的痛苦拖累，將會很快地解除的，因為，我帶走了妳的歌聲，妳的笑影；這還不夠，我要在星月交輝的晚上，爲了懷念故鄉的妳，我將奏起「思鄉曲」，望着月亮，望着星星吧！

流浪的生活雖然痛苦，但我不會放棄我們的事業；如果我是詩人，讀者們將會依然讀到我的詩章
.....

門外傳來腳步聲，顯然老王來了，而我還有很多話要對妳說，怎麼辦呢？那只有痛苦地在此擱筆了！

再見，祝妳快樂！

志鋒草×日夜

早晨溫暖的陽光，把她輕輕地照醒了，她望望窗外

，悽然地笑了笑，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重新提筆寫道：「你們知道嗎？今天我的心情多麼興奮呀！我這樣說，你們一定感到很突然吧，一定馬上就想知道個中的底細，好吧，現在我就告訴大家，但，可不能在心裏笑我，怪我……在我剛到這裏的時候，對於那駛車來接我的青年人，就覺得很面熟，他很少說話，但從他的頭髮，眼睛，嘴唇，聲音，甚至那健壯的身體，都覺得他不是一個陌生者：求你們不要笑我，他實在很像志鋒，雖然他的皮膚黑了一點。他也曾經驚奇地看我幾眼。到家時，我馬上問堂妹——秀娟，要她將那青年的名字告訴我，但我失望了，因為她回答我的是『李堅明』，晚上，秀娟帶我去工友的夜學班裏聽他教授國文。後來工友們硬要我唱歌，我唱了『百靈鳥』。顯然工友們都非常喜愛這首歌，而那青年却使我感到更奇怪，他不時瞧着，使我覺得很不好意思。還有，更使我費解的是，他也在昨晚明亮的月光星光底下，奏小提琴，奏的又是『思鄉曲』。……他在這裏的職業是駕駛運載工人的羅厘車，有時也駕拖拉機。好吧，現在我只能這樣告訴你們，不過，我真希望就像昨夜的夢一樣，發現一個奇蹟；昨夜在夢中我看見志鋒呢……」

小芳剛寫好信，正欵套進信封裏，秀娟慌慌張張地進來了，說道：

「堅明走了！」

「那個青年人走了？什麼時候走？」小芳也露出驚惶的神色。

「今早走的。」將一封信交給小芳，「這是他留下的信，剛才一個工友帶給我的！」小芳看信——

「……秀娟，請原諒我，我沒有和妳說一聲就走了！我走得那樣的匆匆，叫人覺得奇怪吧？就爲因我走得太匆忙，所以就留下更多的煩碎事情勞妳爲我收拾，真有點慚愧。我不可能將這封信寫得很詳細，我的精神很不集中，有很多事情現在就要尋着解決的辦法；但是，在此我得請妳幫忙，那就是留在我住處還有相當多的書籍和畫稿一時不能全都帶走，希望妳能暫時爲我保存，而且，希望妳即刻就去處理它們。

別問我的去處，其實我自己還不知道今番又在什麼地方落足。」

小芳稍稍地抬起頭，望着痛苦的堂妹。

秀娟說：

「我們現在就去收拾吧！」聲音是多麼的叫人心酸啊！

她們來到「堅明」的住處；床鋪，書籍，及一切的裝置都沒有紛亂，似乎主人很快就會回來，而且好像不會離開。

她們看着看着，好一會都不曾動手呢！尤其小芳，她覺得這房子的用具和佈置都非常熟悉和喜愛。

秀娟把桌上和書架上的書搬下來的時候，淚水差點也滴下來；那些書本多半是她親手包裝的，看過去，多麼親切啊！可是，它們的主人走了，又那樣茫然的，不

曾留下半截可尋的線索，她像失去了什麼一樣，感到從未有過的空虛，寂寞，和淒涼！

小芳默默地在整理畫稿，對於那筆跡和顏色也感到十分熟悉和親切；她一張一張地看着，忽然被一幅少女像驚呆住了；那兩條不長不短的辮子，那烏溜溜的眼睛，那含着微笑的臉，那臉上的酒窩窩，那海風吹拂着的青藍的裙子，那紮在胸前的一朵水紅色的布花，那站在岩石上的不高不矮的健壯的身材，海水沖擊着岩石開出朵朵雪白的浪花，茫茫的遠處便是馬六甲海峽，這對着大海微笑的姑娘，她是誰呢？她就是四年前的小芳呀！

她一陣心酸，眼淚就滴在畫幅上了！

她心裏淒然地想道：「除了志鋒，誰也沒有這張照片，難道他就是志鋒嗎？難道世界上真有如此湊巧的事嗎？他走了四年，一點也得不到他的消息，而如今却遇上了他？……四年來他沒有給我一封信，他以爲我變心了嗎？不，絕不，四年的漫長日子，我沒有一刻不在想念着他，直到他歸來……他難道就真的是志鋒嗎？……不是吧，小芳，爲什麼妳又來編織這些夢來折磨自己呢？」

秀娟的驚異的話又驚醒了她，秀娟說：

「芳姐，妳來，妳看這照片好像是妳呢！」

小芳放下畫，紅着眼睛，飛快地走過去，從秀娟手中接過照片，看着，越發驚呆了，等她瞧見背面的字句——「送給我最敬愛的人——陳志鋒留念：」這個時候，她就再也忍不住眼淚了！

她雙手顫抖着，心顫抖着，聲音顫抖着；

「娟妹，我們來遲了！」

秀娟見她臉色蒼白，渾身打抖，便趕快扶着她，說道：

「芳姐，妳怎麼啦？」

好一會，她才茫然地抬起頭來，瞧着秀娟，痛苦地說出了她四年來的遭遇。然後她說：

「四年來，時時刻刻在想念他，記掛他！如今見了面却不敢相認，又匆匆走了，走了！是誰這樣無情地折散我們，毀滅我們的幸福？是誰使到他隱姓埋名，回不了家？」

她伏在窗前哭了，悲憤地哭了！

秀娟默默地瞧着她流淚！

忽然小芳抬起頭來，抹掉眼淚，望着遠遠的天邊說道：

「志鋒，就算你走得更遠，我也要找到你！」

如今他在哪裏呢？但他畢竟是在這島國上的。我親愛的馬來亞的朋友啊！要是你們有誰遇見這樣的一個青年人，請一定轉告他，說有兩姑娘白天黑夜都在尋找他

○……

（一九六一年四月初，寫于居鑾。）

天 涯

著 者：馬 陽

出版者：長空文化社

No. 840,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承印者：光華印務公司

出版日期：1962年6月30日

定 價：40 cts.
